

紅樓夢

作者：曹雪芹

第一回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

此開卷第一回也。作者自云：因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，故將真事隱去，而借“通靈”之說，撰此《石頭記》一書也。故曰“甄士隱”云云。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？自又云：“今風塵碌碌，一事無成，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，一一細考較去，覺其行止見識，皆出於我之上。何我堂堂須眉，誠不若彼裙釵哉？實愧則有餘，悔又無益之大無可如何之日也！當此，則自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，錦衣紈褲之時，飫甘饜肥之日，背父兄教育之恩，負師友規談之德，以至今日一技無成，半生潦倒之罪，編述一集，以告天下人：我之罪固不免，然閨閣中本自歷歷有人，萬不可因我之不肖，自護己短，一併使其泯滅也。雖今日之茅椽蓬牖，瓦灶繩床，其晨夕風露，階柳庭花，亦未有妨我之襟懷筆墨者。雖我未學，下筆無文，又何妨用假語村言，敷演出一段故事來，亦可使閨閣昭傳，復可悅世之目，破人愁悶，不亦宜乎？”故曰“賈雨村”云云。

此回中凡用“夢”用“幻”等字，是提醒閱者眼目，亦是此書立意本旨。

列位看官：你道此書從何而來？說起根由雖近荒唐，細按則深有趣味。待在下將此來歷註明，方使閱者瞭然不惑。

原來女媧氏煉石補天之時，於大荒山無稽崖練成高經十二丈，方經二十四丈頑石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。媧皇氏只用了三萬六千五百塊，只單剩了一塊未用，便棄在此山青埂峰下。誰知此石自經段煉之後，靈性已通，因見眾石俱得補天，獨自己無材不堪入選，遂自怨自嘆，日夜悲號慚愧。

一日，正當嗟悼之際，俄見一僧一道遠遠而來，生得骨骼不凡，丰神迥異，說說笑笑來至峰下，坐於石邊高談快論。先是說些雲山霧海神仙玄幻之事，後便說到紅塵中榮華富貴。此石聽了，不覺打動凡心，也想要到人間去享一享這榮華富貴，但自恨粗蠢，不得已，便口吐人言，向那僧道說道：“大師，弟子蠢物，不能見禮了。適聞二位談那人世間榮耀繁華，心切慕之。弟子質雖粗蠢，性卻稍通，況見二師仙形道體，定非凡品，必有補天濟世之材，利物濟人之德。如蒙發一點慈心，攜帶弟子得入紅塵，在那富貴場中，溫柔鄉里受享幾年，自當永佩洪恩，萬劫不忘也。”二仙師聽畢，齊憨笑道：“善哉，善哉！那紅塵中有卻有些樂事，但不能永遠依恃，況又有‘美中不足，好事多魔’八個字緊相連屬，瞬息間則又樂極悲生，人非物換，究竟是到頭一夢，萬境歸空，倒不如不去的好。”這石凡心已熾，那裡聽得進這話去，乃復苦求再四。二仙知不可強制，乃嘆道：“此亦靜極慾級*，無中生有之數也。既如此，我們便攜你去受享受享，只是到不得得意時，切莫後悔。”石道：“自然，自然。”那僧又道：“若說你性靈，卻又如此質蠢，並更無奇貴之處。如此也只好踮腳而已。也罷，我如今大施佛法助你助，待劫終之日，復還本質，以了此案。你道好否？”石頭聽了，感謝不盡。那僧便念咒書符，大展幻術，將一塊大石登時變成一塊鮮明瑩潔的美玉，且又縮成扇墜大小的可佩可拿。那僧托於掌上，笑道：“形體倒也是個寶物了！還只沒有，實在的好處，須得再鐫上數字，使人一見便知是奇物方妙。然後攜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，詩禮簪纓之族，花柳繁華地，溫柔富貴鄉去安身樂業。”石頭聽了，喜不能禁，乃問：“不知賜了弟子那幾件奇處，又不知攜了弟子到何地方？望乞明示，使弟子不惑。”那僧笑道：“你且莫問，日後自然明白的。”說著，便袖了這石，同那道人飄然而去，竟不知投奔何方何舍。

後來，又不知過了幾世幾劫，因有個空空道人訪道求仙，忽從這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峰下經過，忽見一大塊石上字跡分明，編述歷歷。空空道人乃從頭一看，原來就是無材補天，幻形入世，蒙茫茫大士，渺渺真人攜入紅塵，歷盡離合悲歡炎涼世態的一段故事。後面又有一首偈云：

無材可去補蒼天，枉入紅塵若許年。

此系身前身後事，倩誰記去作奇傳？詩後便是此石墜落之鄉，投胎之處，親自經歷的一段陳跡故事。其中家庭閨閣瑣事，以及閒情詩詞倒還全備，或可適趣解悶，然朝代年紀，地輿邦國，卻反失落無考。

空空道人遂向石頭說道：“石兄，你這一段故事，據你自己說有些趣味，故編寫在此，意欲問世傳奇。據我看來，第一件，無朝代年紀可考，第二

件，並無大賢大忠理朝廷治風俗的善政，其中只不過幾個異樣女子，或情或痴，或小才微善，亦無班姑，蔡女之德能。我縱抄去，恐世人不愛看呢。”石頭笑答道：“我師何太痴耶！若雲無朝代可考，今我師竟假借漢唐等年紀添綴，又有何難？但我想，歷來野史，皆蹈一轍，莫如我這不藉此套者，反倒新奇別緻，不過只取其事體情理罷了，又何必拘拘於朝代年紀哉！再者，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書者甚少，愛適趣閒文者特多。歷來野史，或訛謗君相，或貶人妻女，姦淫兇惡，不可勝數。更有一種風月筆墨，其淫穢汙臭，屠毒筆墨，壞人子弟，又不可勝數。至若佳人才子等書，則又千部共出一套，且其中終不能不涉於淫濫，以致滿紙潘安，子建，西子，文君，不過作者要寫出自己的那兩首情詩艷賦來，故假擬出男女二人名姓，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間撥亂，亦如劇中之小丑然。且鬟婢開口即者也之乎，非文即理。故逐一去看去，悉皆自相矛盾，大不近情理之話，竟不如我半世親睹親聞的這幾個女子，雖不敢說強似前代書中所有之人，但事跡原委，亦可以消愁破悶，也有幾首歪詩熟話，可以噴飯供酒。至若離合悲歡，興衰際遇，則又追蹤躡跡，不敢稍加穿鑿，徒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傳者。今之人，貧者日為衣食所累，富者又懷不足之心，縱然一時稍閒，又有貪淫戀色，好貨尋愁之事，那裡去有工夫看那理治之書？所以我這一段故事，也不願世人稱奇道妙，也不定要世人喜悅檢讀，只願他們當那醉淫飽臥之時，或避世去愁之際，把此一玩，豈不省了些壽命筋力？就比那謀虛逐妄，卻也省了口舌是非之害，腿腳奔忙之。再者，亦令世人換新眼目，不比那些胡牽亂扯，忽離忽遇，滿紙才人淑女，子建文君紅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舊稿。我師意為何如？”

空空道人聽如此說，思忖半晌，將《石頭記》再檢閱一遍，因見上面雖有些指奸責佞貶惡誅邪之語，亦非傷時罵世之旨，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，凡倫常所關之處，皆是稱功頌德，眷眷無窮，實非別書之可比。雖其中大旨談論，亦不過實錄其事，又非假擬妄稱，一味淫邀艷約，私訂偷盟之可比。因毫不干涉時世，方從頭至尾抄錄回來，問世傳奇。從此空空道人因空見色，由色生情，傳情入色，自色悟空，遂易名為情僧，改《石頭記》為《情僧錄》。東魯孔梅溪則題曰《風月寶鑑》。後因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，增刪五次，纂成目錄，分出章回，則題曰《金陵十二釵》。並題一絕云：

滿紙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淚！

都雲作者痴，誰解其中味？

出則既明，且看石上是何故事。按那石上書云：

當日地陷東南，這東南一隅有處曰姑蘇，有城曰閶門者，最是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。這閶門外有個十里街，街內有個仁清巷，巷內有個古廟，因地方窄狹，人皆呼作葫蘆廟。廟旁住著一家鄉宦，姓甄，名費，字士隱。嫡妻封氏，情性賢淑，深明禮義。家中雖不甚富貴，然本地便也推他為望族了。因這甄士隱稟性恬淡，不以功名為念，每日只以觀花修竹，酌酒吟詩為樂，倒是神仙一流人品。只是一件不足：如今年已半百，膝下無兒，只有一女，乳名喚作英蓮，年方三歲。

一日，炎夏永晝，士隱於書房間坐，至手倦拋書，伏几少憩，不覺朦朧睡去。夢至一處，不辨是何地方。忽見那廂來了一僧一道，且行且談。只聽道人問道：“你攜了這蠢物，意欲何往？”那僧笑道：“你放心，如今現有一段風流公案正該了結，這一千風流冤家，尚未投胎入世。趁此機會，就將此蠢物夾帶於中，使他去經歷經歷。”那道人道：“原來近日風流冤孽又將造劫歷世去不成？但不知落於何方何處？”那僧笑道：“此事說來好笑，竟是千古未聞的罕事。只因西方靈河岸上三生石畔，有絳珠草一株，時有赤瑕宮神瑛侍者，日以甘露灌溉，這絳珠草始得久延歲月。後來既受天地精華，復得雨露滋養，遂得脫卻草胎木質，得換人形，僅修成個女體，終日游於離恨天外，饑則食蜜青果為膳，渴則飲灌愁海水為湯。只因尚未酬報灌溉之德，故其五內便郁結著一段纏綿不盡之意。恰近日這神瑛侍者凡心偶熾，乘此昌明太平朝世，意欲下凡造歷幻緣，已在警幻仙子案前掛了號。警幻亦曾問及，灌溉之情未償，趁此倒可了結的。那絳珠仙子道：‘他是甘露之惠，我並無此水可還。他既下世為人，我也去一下世為人，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淚還他，也償還得過他了。’因此一事，就勾出多少風流冤家來，陪他們去了結此案。”那道人道：“果是罕聞。實未聞有還淚之說。想來這一段故事，比歷來風月事故更加瑣碎細膩了。”那僧道：“歷來幾個風流人物，不過傳其大概以及詩詞篇章而已，至家庭閨閣中一飲一食，總未述記。再者，大半風月故事，不過偷香竊玉，暗約私奔而已，並不曾將兒女之真情發洩一二。想這一行人入世，其情痴色鬼，賢愚不肖者，悉與前人傳述不同矣。”那道人

道：“趁此何不你我也去一下世度脫幾個，豈不是一場功德？”那僧道：“正合吾意，你且同我到警幻仙宮中，將蠢物交割清楚，待這一干風流孽鬼下世已完，你我再去。如今雖已有一半落塵，然猶未全集。”道人道：“既如此，便隨你去來。”

卻說甄士隱俱聽得明白，但不知所云“蠢物”系何東西，遂不禁上前施禮，笑問道：“二仙師請了。”那僧道也忙答禮相問。士隱因說道：“適聞仙師所談因果，實人世罕聞者。但弟子愚濁，不能洞悉明白，若蒙大開痴頑，備細一聞，弟子則洗耳諦聽，稍能警省，亦可免沉倫之苦。”二仙笑道：“此乃玄機不可預洩者。到那時不要忘我二人，便可跳出火坑矣。”士隱聽了，不便再問。因笑道：“玄機不可預洩，但適雲‘蠢物’，不知為何，或可一見否？”那僧道：“若問此物，倒有一面之緣。”說著，取出遞與士隱。士隱接了看時，原來是塊鮮明美玉，上面字跡分明，鐫著“通靈寶玉”四字，後面還有幾行小字。正欲細看時，那僧便說已到幻境，便強從手中奪了去，與道人竟過一大石牌坊，上書四個大字，乃是“太虛幻境”。兩邊又有一副對聯，道是：

假作真時真亦假，無為有處有還無。士隱意欲也跟了過去，方舉步時，忽聽一聲霹靂，有若山崩地陷。士隱大叫一聲，定睛一看，只見烈日炎炎，芭蕉冉冉，所夢之事便忘了大半。又見奶母正抱了英蓮走來。士隱見女兒越發生得粉妝玉琢，乖覺可喜，便伸手接來，抱在懷內，逗他頑耍一回，又帶至街前，看那過會的熱鬧。方欲進來時，只見從那邊來了一僧一道：那僧則癡頭跣腳，那道則跛足蓬頭，瘋瘋癲癲，揮霍談笑而至。及至到了他門前，看見士隱抱著英蓮，那僧便大哭起來，又向士隱道：“施主，你把這有命無運，累及爹娘之物，抱在懷內做什麼？”士隱聽了，知是瘋話，也不去睬他。那僧還說：“捨我罷，捨我罷！”士隱不耐煩，便抱女兒撒身要進去，那僧乃指著他大笑，口內念了四句言詞道：

慣養嬌生笑你痴，菱花空對雪淅淅。

好防佳節元宵後，便是煙消火滅時。士隱聽得明白，心下猶豫，意欲問他們來歷。只聽道人說道：“你我不必同行，就此分手，各干營生去罷。三劫後，我在北邙山等你，會齊了同往太虛幻境銷號。”那僧道：“最妙，最妙！”說畢，二人一去，再不見個蹤影了。士隱心中此時自忖：這兩個人必有來歷，該試一問，如今悔卻晚也。

這士隱正痴想，忽見隔壁葫蘆廟內寄居的一個窮儒-姓賈名化，表字時飛，別號雨行者走了出來。這賈雨村原系胡州人氏，也是詩書仕宦之族，因他生於末世，父母祖宗根基已盡，人口衰喪，只剩得他一身一口，在家鄉無益，因進京求取功名，再整基業。自前歲來此，又淹蹇住了，暫寄廟中安身，每日賣字作文為生，故士隱常與他交接。當下雨村見了士隱，忙施禮陪笑道：“老先生倚門佇望，敢是街市上有甚新聞否？”士隱笑道：“非也。適因小女啼哭，引他出來作耍，正是無聊之甚，兄來得正妙，請入小齋一談，彼此皆可消此永晝。”說著，便令人送女兒進去，自與雨村攜手來至書房中。小童獻茶。方談得三五句話，忽家人飛報：“嚴老爺來拜。”士隱慌的忙起身謝罪道：“恕誑駕之罪，略坐，弟即來陪。”雨村忙起身亦讓路：“老先生請便。晚生乃常造之客，稍候何妨。”說著，士隱已出前廳去了。

這裡雨村且翻弄書籍解悶。忽聽得窗外有女子嗽聲，雨村遂起身往窗外一看，原來是一個丫鬟，在那裡擷花，生得儀容不俗，眉目清明，雖無十分姿色，卻亦有動人之處。雨村不覺看的呆了。那甄家丫鬟擷了花，方欲走時，猛抬頭見窗內有人，敝巾舊服，雖是貧窘，然生得腰圓背厚，面闊口方，更兼劍眉星眼，直鼻權腮。這丫鬟忙轉身迴避，心下乃想：“這人生的這樣雄壯，卻又這樣褻褻，想他定是我家主人常說的什麼賈雨村了，每有意幫助周濟，只是沒甚機會。我家並無這樣貧窘親友，想定是此人無疑了。怪道又說他必非久困之人。”如此想來，不免又回頭兩次。雨村見他回了頭，便自為這女子心中有意於他，便狂喜不盡，自為此女子必是個巨眼英雄，風塵中之知己也。一時小童進來，雨村打聽得前面留飯，不可久待，遂從夾道中自便出門去了。士隱待客既散，知雨村自便，也不去再邀。

一日，早又中秋佳節。士隱家宴已畢，乃又另具一席於書房，卻自己步月至廟中來邀雨村。原來雨村自那日見了甄家之婢曾回顧他兩次，自為是個知己，便時刻放在心上。今又正值中秋，不免對月有懷，因而口占五言一律云：

未卜三生願，頻添一段愁。
悶來時斂額，行去幾回頭。

自顧風前影，誰堪月下儔？

蟾光如有意，先上玉人樓。雨村吟罷，因又思及平生抱負，苦未逢時，乃又搔首對天長嘆，復高吟一聯曰：

玉在藟尹D善價，釵於奩內待時飛。恰值士隱走來聽見，笑道：“雨村兄真抱負不淺也！”雨村忙笑道：“不過偶吟前人之句，何敢狂誕至此。”因問：“老先生何興至此？”士隱笑道：“今夜中秋，俗謂‘團圓之節’，想尊兄旅寄僧房，不無寂寥之感，故特具小酌，邀兄到敝齋一飲，不知可納芹意否？”雨村聽了，並不推辭，便笑道：“既蒙厚愛，何敢拂此盛情。”說著，便同士隱復過這邊書院中來。須臾茶畢，早已設下杯盤，那美酒佳餚自不必說。二人歸坐，先是款斟漫飲，次漸談至興濃，不覺飛觥限掣來。當時街坊上家家簫管，戶戶弦歌，當頭一輪明月，飛彩凝輝，二人愈添豪興，酒到杯乾。雨村此時已有七八分酒意，狂興不禁，乃對月寓懷，口號一絕雲：

時逢三五便團圓，滿把晴光護玉欄。

天上一輪才捧出，人間萬姓仰頭看。士隱聽了，大叫：“妙哉！吾每謂兄必非久居人下者，今所吟之句，飛騰之兆已見，不日可接履於雲霓之上矣。可賀，可賀！”乃親斟一斗為賀。雨村因幹過，嘆道：“非晚生酒後狂言，若論時尚之學，晚生也或可去充數沽名，只是目今行囊路費一概無措，神京路遠，非賴賣字撰文即到者。”士隱不待說完，便道：“兄何不早言。愚每有此心，但每遇兄時，兄並未談及，愚故未敢唐突。今既及此，愚雖嗎才，‘義利’二字卻還識得。且喜明歲正當大比，兄宜作速入都，春闈一戰，方不負兄之所學也。其盤費餘事，弟自代為處置，亦不枉兄之謬識矣！”當下即命小童進去，速封五十兩白銀，並兩套冬衣。又云：“十九日乃黃道之期，兄可即買舟西上，待雄飛高舉，明冬再晤，豈非大快之事耶！”雨村收了銀衣，不過略謝一語，並不介意，仍是吃酒談笑。那天已交了三更，二人方散。士隱送雨村去後，回房一覺，直至紅日三竿方醒。因思昨夜之事，意欲再寫兩封薦書與雨村帶至神都，使雨村投謁個仕宦之家為寄足之地。因使人過去請時，那家人去了回來說：“和尚說，賈爺今日五鼓已進京去了，也曾留下話與和尚轉達老爺，說‘讀書人不在黃道黑道，總以事理為要，不及面辭了。’”士隱聽了，也只得罷了。真是閒處光陰易過，倏忽又是元宵佳節矣。士隱命家人霍啟抱了英蓮去看社火花燈，半夜中，霍啟因要小解，便將英蓮放在一家門檻上坐著。待他小解完了來抱時，那有英蓮的蹤影？急得霍啟直尋了半夜，至天明不見，那霍啟也就不敢回來見主人，便逃往他鄉去了。那士隱夫婦，見女兒一夜不歸，便知有些不妥，再使幾人去尋找，回來皆雲連音響皆無。夫妻二人，半世只生此女，一旦失落，豈不思想，因此晝夜啼哭，幾乎不曾尋死。看看的一月，士隱先就得了一病，當時封氏孺人也因思女構疾，日日請醫療治。

不想這日三月十五，葫蘆廟中炸供，那些和尚不加小心，致使油鍋火逸，便燒著窗紙。此方人家多用竹籬木壁者，大抵也因劫數，於是接二連三，牽五掛四，將一條街燒得如火焰山一般。彼時雖有軍民來救，那火已成了勢，如何救得下？直燒了一夜，方漸漸的熄去，也不知燒了幾家。只可憐甄家在隔壁，早已燒成一片瓦礫場了。只有他夫婦並幾個家人的性命不曾傷了。急得士隱惟跌足長嘆而已。只得與妻子商議，且到田莊上去安身。偏值近年水旱不收，鼠盜蜂起，無非搶田奪地，鼠竊狗偷，民不安生，因此官兵剿捕，難以安身。士隱只得將田莊都折變了，便攜了妻子與兩個丫鬟投他岳丈家去。

他岳丈名喚封肅，本貫大如州人氏，雖是務農，家中都還殷實。今見女婿這等狼狽而來，心中便有些小不樂。幸而士隱還有折變田地的銀子未曾用完，拿出來託他隨分就價薄置些須房地，為後日衣食之計。那封肅便半哄半賺，些須與他些薄田朽屋。士隱乃讀書之人，不慣生理稼穡等事，勉強支持了一二年，越覺窮了下去。封肅每見面時，便說些現成話，且人前人後又怨他們不善過活，只一味好吃懶作等語。士隱知投人不著，心中未免悔恨，再兼上年驚唬，急忿怨痛，已有積傷，暮年之人，貧病交攻，竟漸漸的露出那下世的光景來。

可巧這日拄了拐杖掙挫到街前散散心時，忽見那邊來了一個跛足道人，瘋癲落脫，麻屣鶉衣，口內唸著幾句言詞，道是：

世人都曉神仙好，惟有功名忘不了！

古今將相在何方？荒塚一堆草沒了。

世人都曉神仙好，只有金銀忘不了！

終朝只恨聚無多，及到多時眼閉了。
世人都曉神仙好，只有姣妻忘不了！
君生日日說恩情，君死又隨人去了。
世人都曉神仙好，只有兒孫忘不了！

痴心父母古來多，孝順兒孫誰見了？士隱聽了，便迎上來道：“你滿口說些什麼？只聽見些‘好’了‘好’了‘好’了’。那道人笑道：“你若果聽見‘好’了‘好’了’二字，還算你明白。可知世上萬般，好便是了，了便是好。若不了，便不好，若要好，須是了。我這歌兒，便名《好了歌》”士隱本是有宿慧的，一聞此言，心中早已徹悟。因笑道：“且住！待我將你這《好了歌》解注出來何如？”道人笑道：“你解，你解。”士隱乃說道：

陋室空堂，當年筵滿床，衰草枯楊，曾為歌舞場。蛛絲兒結滿雕梁，綠紗今又糊在蓬窗上。說什麼脂正濃，粉正香，如何兩鬢又成霜？昨日黃土隴頭送白骨，今宵紅燈帳底臥鴛鴦。金滿箱，銀滿箱，展眼乞丐人皆謗。正嘆他人命不長，那知自己歸來喪！訓有方，保不定日後作強梁。擇膏粱，誰承望流落在煙火巷！因嫌紗帽小，致使鎖枷槓，昨憐破襖寒，今嫌紫蟒長：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，反認他鄉是故鄉。甚荒唐，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！那瘋跛道人聽了，拍掌笑道：“解得切，解得切！”士隱便說一聲“走罷！”將道人肩上的褡褳搶了過來背著，竟不回家，同了瘋道人飄飄而去。當下烘烘街坊，眾人當作一件新聞傳說。封氏聞得此信，哭個死去活來，只得與父親商議，遣人各處訪尋，那討音信？無奈何，少不得依靠著他父母度日。幸而身邊還有兩個舊日的丫鬟伏侍，主僕三人，日夜作些針線發賣，幫著父親用度。那封肅雖然日日抱怨，也無可奈何了。

這日，那甄家大丫鬟在門前買線，忽聽街上喝道之聲，眾人都說新太爺到任。丫鬟於是隱在門內看時，只見軍牢快手，一對一對的過去，俄而大轎抬著一個烏帽猩袍的官府過去。丫鬟倒發了個怔，自思這官好面善，倒象在那裡見過的。於是進入房中，也就丟過不在心上。至晚間，正待歇息之時，忽聽一片聲打的門響，許多人亂嚷，說：“本府太爺差人來傳人問話。”封肅聽了，唬得目瞪口呆，不知有何禍事。

第二回 賈夫人仙逝揚州城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

詩云

一局輸贏料不真，香銷茶盡尚逡巡。欲知目下興衰兆，須問旁觀冷眼人。卻說封肅因聽見公差傳喚，忙出來陪笑啟問。那些人只嚷：“快請出甄爺來！”封肅忙陪笑道：“小人姓封，並不姓甄。只有當日小婿姓甄，今已出家一二年了，不知可是問他？”那些公人道：“我們也不知什麼‘真’‘假’，因奉太爺之命來問，他既是你女婿，便帶了你去親見太爺面稟，省得亂跑。”說著，不容封肅多言，大家推擁他去了。封家人個個都驚慌，不知何兆。那天約二更時，只見封肅方回來，歡天喜地。眾人忙問端的。他乃說道：“原來本府新升的太爺姓賈名化，本貫湖州人氏，曾與女婿舊日相交。方才在咱門前過去，因見嬌杏那丫頭買線，所以他只當女婿移住於此。我一一將原故回明，那太爺倒傷感嘆息了一回，又問外孫女兒，我說看燈丟了。太爺說：‘不妨，我自使番役務必探訪回來。’說了一回話，臨走倒送了我二兩銀子。”甄家娘子聽了，不免心中傷感。一宿無話。至次日，早有兩村遣人送了兩封銀子，四匹錦緞，答謝甄家娘子，又寄一封密書與封肅，轉托問甄家娘子要那嬌杏作二房。封肅喜的屁滾尿流，巴不得去奉承，便在女兒前一力慫恿成了，乘夜只用一乘小轎，便把嬌杏送進去了。兩村歡喜，自不必說，乃封百金贈封肅，外謝甄家娘子許多物事，令其好生養贍，以待尋訪女兒下落。封肅回家無話。

卻說嬌杏這丫鬟，便是那年回顧兩村者。因偶然一顧，便弄出這段事來，亦是自已意料不到之奇緣。誰想他命運兩濟，不承望自到兩村身邊，只一年便生了一子，又半載，兩村嫡妻忽染疾下世，兩村便將他扶側作正室夫人了。正是：

偶因一著錯，便為人上人。原來，兩村因那年士隱贈銀之後，他於十六日便起身入都，至大比之期，不料他十分得意，已會了進士，選入外班，今

已升了本府知府。雖才幹優長，未免有些貪酷之弊，且又恃才侮上，那些官員皆側目而視。不上一年，便被上司尋了個空隙，作成一本，參他生情狡猾，擅纂禮儀，大怒，即批革職。該部文書一到，本府官員無不喜悅。那兩村心中雖十分慚恨，卻面上全無一點怨色，仍是嘻笑自若，交代過公事，將歷年做官積的些資本並家小人屬送至原籍，安排妥協，卻是自己擔風袖月，游覽天下勝跡。

那日，偶又游至維揚地面，因聞得今歲嶄政點的是林如海。這林如海姓林名海，表字如海，乃是前科的探花，今已升至蘭台寺大夫，本貫姑蘇人氏，今欽點出為巡鹽御史，到任方一月有餘。原來這林如海之祖，曾襲過列侯，今到如海，業經五世。起初時，只封襲三世，因當今隆恩盛德，遠邁前代，額外加恩，至如海之父，又襲了一代；至如海，便從科第出身。雖系鐘鼎之家，卻亦是書香之族。只可惜這林家支庶不盛，子孫有限，雖有幾門，卻與如海俱是堂族而已，沒甚親支嫡派的。今如海年已四十，只有一個三歲之子，偏又於去歲死了。雖有幾房姬妾，奈他命中無子，亦無可如何之事。今只有嫡妻賈氏，生得一女，乳名黛玉，年方五歲。夫妻無子，故愛如珍寶，且又見他聰明清秀，便也欲使他讀書識得幾個字，不過假充養子之意，聊解膝下荒涼之嘆。

雨村正值偶感風寒，病在旅店，將一月光景方漸愈。一因身體勞倦，二因盤費不繼，也正欲尋個合式之處，暫且歇下。幸有兩個舊友，亦在此境居住，因聞得嶄政欲聘一西賓，雨村便相托友力，謀了進去，且作安身之計。妙在只一個女學生，並兩個伴讀丫鬟，這女學生年又小，身體又極怯弱，工課不限多寡，故十分省力。堪堪又是一載的光陰，誰知女學生之母賈氏夫人一疾而終。女學生侍湯奉藥，守喪盡哀，遂又將辭館別圖。林如海意欲令女守制讀書，故又將他留下。近因女學生哀痛過傷，本自怯弱多病的，觸犯舊症，遂連日不曾上學。雨村閒居無聊，每當風日晴和，飯後便出來閒步。

這日，偶至郭外，意欲賞鑒那村野風光。忽信步至一山環水旋，茂林深竹之處，隱隱的有座廟宇，門巷傾頹，牆垣朽敗，門前有額，題著"智通寺"三字，門旁又有一副舊破的對聯，曰

身後有餘忘縮手，眼前無路想回頭。雨村看了，因想到："這兩句話，文雖淺近，其意則深。我也曾游過些名山大剎，倒不曾見過這話頭，其中想必有個翻過筋斗來的亦未可知，何不進去試試。"想著走入，只有一個龍鐘老僧在那裡煮粥。雨村見了，便不在意。及至問他兩句話，那老僧既聾且昏，齒落舌鈍，所答非所問。

雨村不耐煩，便仍出來，意欲到那村肆中沽飲三杯，以助野趣，於是款步行來。將入肆門，只見座上吃酒之客有一人起身大笑，接了出來，口內說："奇遇，奇遇。"雨村忙看時，此人是都中在古董行中貿易的號冷子興者，舊日在都相識。雨村最讚這冷子興是個有作為大本領的人，這子興又借雨村斯文之名，故二人說話投機，最相契合。雨村忙笑問道："老兄何日到此？弟竟不知。今日偶遇，真奇緣也。"子興道："去年歲底到家，今因還要入都，從此順路找個敝友說一句話，承他之情，留我多住兩日。我也無緊事，且盤桓兩日，待月半時也就起身了。今日敝友有事，我因閒步至此，且歇歇腳，不期這樣巧遇！"一面說，一面讓雨村同席坐了，另整上酒餚來。二人閒談漫飲，敘些別後之事。

雨村因問："近日都中可有新聞沒有？"子興道："倒沒有什麼新聞，倒是老先生你貴同宗家，出了一件小小的異事。"雨村笑道："弟族中無人在都，何談及此？"子興笑道："你們同姓，豈非同宗一族？"雨村問是誰家。子興道："榮國府賈府中，可也玷辱了先生的門楣嗎？"雨村笑道："原來是他家。若論起來，寒族人丁卻不少，自東漢賈復以來，支派繁盛，各省皆有，誰逐細考查得來？若論榮國一支，卻是同譜。但他那等榮耀，我們不便去攀扯，至今故越來越生疏難認了。"子興嘆道："老先生休如此說。如今的這寧榮兩門，也都蕭疏了，不比先時的光景。"雨村道："當日寧榮兩宅的人口也極多，如何就蕭疏了？"冷子興道："正是，說來也話長。"雨村道："去歲我到金陵地界，因欲遊覽六朝遺跡，那日進了石頭城，從他老宅門前經過。街東是寧國府，街西是榮國府，二宅相連，竟將大半條街占了。大門前雖冷落無人，隔著圍牆一望，裡面廳殿樓閣，也還都崢嶸軒峻，就是後一帶花園子裡面樹木山石，也還都有蓊蔚潤潤之氣，那裡像個衰敗之家？"冷子興笑道："虧你是進士出身，原來不通！古人有云：『百足之蟲，死而不僵。』如今雖說不及先年那樣興盛，較之平常仕宦之家，到底氣象不同。如今生齒日繁，事務日盛，主僕上下，安富尊榮者盡多，運籌謀畫者無一，

其日用排場費用，又不能將就省儉，如今外面的架子雖未甚倒，內囊卻也盡上來了。這還是小事。更有一件大事：誰知這樣鐘鳴鼎食之家，翰墨詩書之族，如今的兒孫，竟一代不如一代之了！"雨村聽說，也納罕道："這樣詩禮之家，豈有不善教育之理？別門不知，只說這寧，榮二宅，是最教子有方的。"

子興嘆道："正說的是這兩門呢。待我告訴你：當日寧國公與榮國公是一母同胞弟兄兩個。寧公居長，生了四個兒子。寧公死後，賈代化襲了官，也養了兩個兒子：長名賈敷，至八九歲上便死了，只剩了次子賈敬襲了官，如今一味好道，只愛燒丹煉汞，余者一概不在心上。幸而早年留下一子，名喚賈珍，因他父親一心想作神仙，把官倒讓他襲了。他父親又不肯回原籍來，只在都中城外和道士們胡廝。這位珍爺倒生了一個兒子，今年才十六歲，名叫賈蓉。如今敬老爹一概不管。這珍爺那裡肯讀書，只一味高樂不了，把寧國府竟翻了過來，也沒有人敢來管他。再說榮府你聽，方才所說異事，就出在這裡。自榮公死後，長子賈代善襲了官，娶的也是金陵世勳史侯家的小姐為妻，生了兩個兒子：長子賈赦，次子賈政。如今代善早已去世，太夫人尚在，長子賈赦襲著官，次子賈政，自幼酷喜捕獐，祖父最疼，原欲以科甲出身的，不料代善臨終時遺本一上，皇上因恤先臣，即時令長子襲官外，問還有兒子，立刻引見，遂額外賜了這政老爹一個主事之銜，令其入部習學，如今現已升了員外郎了。這政老爹的夫人王氏，頭胎生的公子，名喚賈珠，十四歲進學，不到二十歲就娶了妻生了子，一病死了。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，生在大年初一，這就奇了，不想後來又生一位公子，說來更奇，一落胎胞，嘴裡便銜下一塊五彩晶瑩的玉來，上面還有許多字跡，就取名叫作寶玉。你道是新奇異事不是？"

雨村笑道："果然奇異。只怕這人來歷不小。"子興冷笑道："萬人皆如此說，因而乃祖母便先愛如珍寶。那年周歲時，政老爹便要試他將來的志向，便將那世上所有之物擺了無數，與他抓取。誰知他一概不取，伸手只把些脂粉釵環抓來。政老爹便大怒了，說："將來酒色之徒耳！'因此便大為喜悅。獨那史老太君還是命根一樣。說來又奇，如今長了七八歲，雖然淘氣異常，但其聰明乖覺處，百個不及他一個。說起孩子話來也奇怪，他說：'女兒是水作的骨肉，男人是泥作的骨肉。我見了女兒，我便清爽，見了男子，便覺濁臭逼人。'你道好笑不好笑？將來色鬼無疑了！"雨村罕然厲色忙止道："非也！可惜你們不知道這人來歷。大約政老前輩也錯以淫魔色鬼看待了。若非多讀書識事，加以致知格物之功，悟道參玄之力，不能知也。"

子興見他說得這樣重大，忙請教其端。雨村道："天地生人，除大仁大惡兩種，余者皆無大異。若大仁者，則應運而生，大惡者，則應劫而生。運生世治，劫生世危。堯，舜，禹，湯，文，武，周，召，孔，孟，董，韓，周，程，張，朱，皆應運而生者。蚩尤，共工，桀，紂，始皇，王莽，曹操，桓溫，安祿山，秦檜等，皆應劫而生者。大仁者，修治天下，大惡者，撓亂天下。清明靈秀，天地之正氣，仁者之所秉也，殘忍乖僻，天地之邪氣，惡者之所秉也。今當運隆祚永之朝，太平無為之世，清明靈秀之氣所秉者，上至朝廷，下及草野，比比皆是。所餘之秀氣，漫無所歸，遂為甘露，為和風，洽然溉及四海。彼殘忍乖僻之邪氣，不能蕩溢於光天化日之中，遂凝結充塞於深溝大壑之內，偶因風蕩，或被雲催，略有搖動感發之意，一絲半縷誤而洩出者，偶值靈秀之氣適過，正不容邪，邪復妒正，兩不相下，亦如風水雷電，地中既遇，既不能消，又不能讓，必至搏擊掀發後始盡。故其氣亦必賦人，發洩一盡始散。使男女偶秉此氣而生者，在上則不能成仁人君子，下亦不能為大凶大惡。置之於萬萬人中，其聰俊靈秀之氣，則在萬萬人之上，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，又在萬萬人之下。若生於公侯富貴之家，則為情痴情種，若生於詩書清貧之族，則為逸士高人，縱再偶生於薄祚寒門，斷不能為走卒健仆，甘遭庸人驅制駕馭，必為奇優名倡。如前代之許由，陶潛，阮籍，嵇康，劉伶，王謝二族，顧虎頭，陳後主，唐明皇，宋徽宗，劉庭芝，溫飛卿，米南宮，石曼卿，柳耆卿，秦少游，近日之倪雲林，唐伯虎，祝枝山，再如李龜年，黃幡綽，敬新磨，卓文君，紅拂，薛濤，崔鶯，朝雲之流，此皆易地則同之人也。"

子興道："依你說，成則王侯敗則賊了。"雨村道："正是這意。你還不知，我自革職以來，這兩年遍游各省，也曾遇見兩個異樣孩子。所以，方才你一說這寶玉，我就猜著了八九亦是這一派人物。不用遠說，只金陵城內，欽差金陵省體仁院總裁甄家，你可知嗎？"子興道："誰人不知！這甄府和賈府就是老親，又系世交。兩家來往，極其親熱的。便在下也和他家來

往非止一日了。”

雨村笑道：“去歲我在金陵，也曾有人薦我到甄府處館。我進去看其光景，誰知他家那等顯貴，卻是個富而好禮之家，倒是個難得之館。但這一個學生，雖是啟蒙，卻比一個舉業的還費心。說起來更可笑，他說：‘必得兩個女兒伴著我讀書，我方能認得字，心裡也明白，不然我自己心里糊塗。’又常對跟他的小廝們說：‘這女兒兩個字，極尊貴，極清淨的，比那阿彌陀佛，元始天尊的這兩個寶號還更尊榮無對的呢！你們這濁口臭舌，萬不可唐突了這兩個字，要緊。但凡要說時，必須先用清水香茶漱了口才可，設若失錯，便要鑿牙穿腮等事。’其暴虐浮躁，頑劣憨痴，種種異常。只一放了學，進去見了那些女兒們，其溫厚和平，聰敏文雅，竟又變了一個。因此，他令尊也曾下死答楚過幾次，無奈竟不能改。每打的吃疼不過時，他便‘姐姐’‘妹妹’亂叫起來。後來聽得裡面女兒們拿他取笑：‘因何打急了只管叫姐妹做什麼？莫不是求姐妹去說情討饒？你豈不愧些！’他回答的最妙。他說：‘急疼之時，只叫‘姐姐’‘妹妹’字樣，或可解疼也未可知，因叫了一聲，便果覺不疼了，遂得了秘法：每疼痛之極，便連叫姐妹起來了。’你說可笑不可笑？也因祖母溺愛不明，每因孫辱師責子，因此我就辭了館出來。如今在這巡鹽御史林家做館了。你看，這等子弟，必不能守祖父之根基，從師長之規的。只可惜他家幾個姊妹都是少有的。”

子興道：“便是賈府中，現有的三個也不錯。政老爹的長女，名元春，現因賢孝才德，選入宮作女史去了。二小姐乃赦老爹之妾所出，名迎春，三小姐乃政老爹之庶出，名探春，四小姐乃寧府珍爺之胞妹，名喚惜春。因史老夫人極愛孫女，都跟在祖母這邊一處讀書，聽得個個不錯。雨村道：“更妙在甄家的風俗，女兒之名，亦皆從男子之名命字，不似別家另外用這些‘春’‘紅’‘香’‘玉’等艷字的。何得賈府亦樂此俗套？”子興道：“不然。只因現今大小小姐是正月初一日所生，故名元春，余者方從了‘春’字。上一輩的，卻也是從兄弟而來的。現有對證：目今你貴東家林公之夫人，即榮府中赦，政二公之胞妹，在家時名喚賈敏。不信時，你回去細訪可知。”雨村拍案笑道：“怪道這女學生讀至凡書中有‘敏’字，皆念作‘密’字，每每如是，寫字遇著‘敏’字，又減一二筆，我心中就有些疑惑。今聽你說的，是為此無疑矣。怪道我這女學生言語舉止另是一樣，不與近日女子相同，度其母必不凡，方得其女，今知為榮府之孫，又不足罕矣，可傷上月竟亡故了。”子興嘆道：“老姊妹四個，這一個是極小的，又沒了。長一輩的姊妹，一個也沒了。只看這小一輩的，將來之東床如何呢。”

雨村道：“正是。方才說這政公，已有銜玉之兒，又有長子所遺一個弱孫。這赦老竟無一個不成？”子興道：“政公既有玉兒之後，其妾又生了一個，倒不知其好歹。隻眼前現有二子一孫，卻不知將來如何。若問那赦公，也有二子，長名賈璉，今已二十來往了，親上作親，娶的就是政老爹夫人王氏之內侄女，今已娶了二年。這位璉爺身上現捐的是個同知，也是不肯讀書，於世路上好機變，言談去的，所以如今只在乃叔政老爺家住著，幫著料理些家務。誰知自娶了他令夫人之後，倒上下無一人不稱頌他夫人的，璉爺倒退了一射之地：說模樣又極標致，言談又爽利，心機又極深細，竟是個男人不及一的。”

雨村聽了，笑道：“可知我前言不謬。你我方才所說的這幾個人，都只怕是那正邪兩賦而來一路之人，未可知也。”子興道：“邪也罷，正也罷，只顧算別人家的帳，你也喝一杯酒才好。”雨村道：“正是，只顧說話，竟多吃了幾杯。”子興笑道：“說著別人家的閒話，正好下酒，即多吃幾杯何妨。”雨村向窗外看道：“天也晚了，仔細關了城。我們慢慢的進城再談，未為不可。”於是，二人起身，算還酒帳。方欲走時，又聽得後面有人叫道：“雨村兄，恭喜了！特來報個喜信的。”雨村忙回頭看時-

第三回

賈雨村夤緣復舊職 林黛玉拋父進京都

卻說雨村忙回頭看時，不是別人，乃是當日同僚一案參革的號張如圭者

他本系此地人，革後家居，今打聽得都中奏準起復舊員之信，他便四下裡尋情找門路，忽遇見雨村，故忙道喜。二人見了禮，張如圭便將此信告訴雨村，雨村自是歡喜，忙忙的敘了兩句，遂作別各自回家。冷子興聽得此言，便忙獻計，令雨村央煩林如海，轉向都中去央煩賈政。雨村領其意，作別回至館中，忙尋邸報看真確了。

次日，面謀之如海。如海道：“天緣湊巧，因賤荆去世，都中家岳母念及小女無人依傍教育，前已遣了男女船隻來接，因小女未曾大痊，故未及行。此刻正思向蒙訓教之恩未經酬報，遇此機會，豈有不盡心圖報之理。但請放心。弟已預為籌畫至此，已修下薦書一封，轉托內兄務為周全協佐，方可稍盡弟之鄙誠，即有所費用之例，弟於內兄信中已註明白，亦不勞尊兄多慮矣。”雨村一面打恭，謝不釋口，一面又問：“不知令親大人現居何職？只怕晚生草率，不敢驟然入都干瀆。”如海笑道：“若論舍親，與尊兄猶系同譜，乃榮公之孫：大內兄現襲一等將軍，名赦，字恩侯，二內兄名政，字存周，現任工部員外郎，其為人謙恭厚道，大有祖父遺風，非膏粱輕薄仕宦之流，故弟方致書煩托。否則不但有汗尊兄之清操，即弟亦不屑為矣。”雨村聽了，心下方信了昨日子興之言，於是又謝了林如海。如海乃說：“已擇了出月初二日小女入都，尊兄即同路而往，豈不兩便？”雨村唯唯聽命，心中十分得意。如海遂打點禮物並餞行之事，雨村一一領了。

那女學生黛玉，身體方愈，原不忍棄父而往，無奈他外祖母致意務去，且兼如海說：“汝父年將半百，再無續室之意，且汝多病，年又極小，上無親母教養，下無姊妹兄弟扶持，今依傍外祖母及舅氏姊妹去，正好減我顧盼之憂，何反雲不往？”黛玉聽了，方灑淚拜別，隨了奶娘及榮府幾個老婦人登舟而去。雨村另有一隻船，帶兩個小童，依附黛玉而行。

有日到了都中，進入神京，雨村先整了衣冠，帶了小童，拿著宗侄的名帖，至榮府的門前投了。彼時賈政已看了妹丈之書，即忙請入相會。見雨村相貌魁偉，言語不俗，且這賈政最喜讀書人，禮賢下士，濟弱扶危，大有祖風，況又系妹丈致意，因此優待雨村，更又不同，便竭力內中協助，題奏之日，輕輕謀了一個復職候缺，不上兩個月，金陵應天府缺出，便謀補了此缺，拜辭了賈政，擇日上任去了。不在話下。

且說黛玉自那日棄舟登岸時，便有榮國府打發了轎子並拉行李的車輛久候了。這林黛玉常聽得母親說過，他外祖母家與別家不同。他近日所見的這幾個三等仆婦，吃穿用度，已是不凡了，何況今至其家。因此步步留心，時時在意，不肯輕易多說一句話，多行一步路，惟恐被人恥笑了他去。自上了轎，進入城中從紗窗向外瞧了一瞧，其街市之繁華，人煙之阜盛，自與別處不同。又行了半日，忽見街北蹲著兩個大石獅子，三間獸頭大門，門前列坐著十來個華冠麗服之人。正門卻不開，只有東西兩角門有人出入。正門之上有一匾，匾上大書“敕造寧國府”五個大字。黛玉想道：這必是外祖之長房了。想著，又往西行，不多遠，照樣也是三間大門，方是榮國府了。卻不進正門，只進了西邊角門。那轎夫抬進去，走了一射之地，將轉彎時，便歇下退出去了。後面的婆子們已都下了轎，趕上前來。另換了三四個衣帽周全七八歲的小廝上來，復抬起轎子。眾婆子步下圍隨至一垂花門前落下。眾小廝退出，眾婆子上來打起轎簾，扶黛玉下轎。林黛玉扶著婆子的手，進了垂花門，兩邊是抄手遊廊，當中是穿堂，當地放著一個紫檀架子大理石的大插屏。轉過插屏，小小的三間廳，廳後就是後面的正房大院。正面五間上房，皆雕梁畫棟，兩邊穿山遊廊廂房，掛著各色鸚鵡，畫眉等鳥雀。台磯之上，坐著幾個穿紅著綠的丫頭，一見他們來了，便忙都笑迎上來，說：“剛才老太太還念呢，可巧就來了。”於是三四人爭著打起簾籠，一面聽得人回話：“林姑娘到了。”

黛玉方進入房時，只見兩個人攙著一位鬢發如銀的老母迎上來，黛玉便知是他外祖母。方欲拜見時，早被他外祖母一把攙入懷中，心肝兒肉叫著大哭起來。當下地下侍立之人，無不掩面涕泣，黛玉也哭個不住。一時眾人慢慢解勸住了，黛玉方拜見了外祖母。——此即冷子興所云之史氏太君，賈赦賈政之母也。當下賈母一一指與黛玉：“這是你大舅母，這是你二舅母，這是你先珠大哥的媳婦珠大嫂子。”黛玉一一拜見過。賈母又說：“請姑娘們來。今日遠客才來，可以不必上學去了。”眾人答應了一聲，便去了兩個。

不一時，只見三個奶嬭嬭並五六個丫鬟，簇擁著三個姊妹來了。第一個肌膚微豐，合中身材，腮凝新荔，鼻膩鵝脂，溫柔沉默，觀之可親。第二個削肩細腰，長挑身材，鴨蛋臉面，俊眼修眉，顧盼神飛，文采精華，見之忘俗。第三個身量未足，形容尚小。其釵環裙襖，三人皆是一樣的妝飾。黛玉

忙起身迎上來見禮，互相廝認過，大家歸了坐。丫鬟們斟上茶來。不過說些黛玉之母如何得病，如何請醫服藥，如何送死發喪。不免賈母又傷感起來，因說：“我這些兒女，所疼者獨有你母，今日一旦先捨我而去，連面也不能一見，今見了你，我怎不傷心！”說著，摟了黛玉在懷，又嗚咽起來。眾人忙都寬慰解釋，方略略止住。

眾人見黛玉年貌雖小，其舉止言談不俗，身體面龐雖怯弱不勝，卻有一段自然的風流態度，便知他有不足之症。因問：“常服何藥，如何不急為療治？”黛玉道：“我自來是如此，從會吃飲食時便吃藥，到今日未斷，請了多少名醫修方配藥，皆不見效。那一年我三歲時，聽得說來了一個癩頭和尚，說要化我去出家，我父母固是不從。他又說：既捨不得他，只怕他的病一生也不能好的了。若要好時，除非從此以後總不許見哭聲，除父母之外，凡有外姓親友之人，一概不見，方可平安了此一世。’瘋瘋癩癩，說了這些嗎經之談，也沒人理他。如今還是吃人參養榮丸。”賈母道：“正好，我這裡正配丸藥呢。叫他們多配一料就是了。

一語未了，只聽後院中有人笑聲，說：“我來遲了，不曾迎接遠客！”黛玉納罕道：“這些人個個皆斂聲屏氣，恭肅嚴整如此，這來者系誰，這樣放誕無禮？”心下想時，只見一群媳婦丫鬟圍擁著一個人從後房門進來。這個人打扮與眾姑娘不同，彩繡輝煌，恍若神妃仙子：頭上戴著金絲八寶攢珠髻，綰著朝陽五鳳掛珠釵，頂上戴著赤金盤螭瓔珞圈，裙邊繫著豆綠宮絛，雙衡比目玫瑰佩，身上穿著縷金百蝶穿花大紅洋緞窄袖，外罩五彩刻絲石青銀鼠褂，下著翡翠撒花洋綢裙。一雙丹鳳三角眼，兩彎柳葉吊梢眉，身量苗條，體格風騷，粉面含春威不露，丹唇未起笑先聞。黛玉連忙起身接見。賈母笑道：“你不認得他，他是我們這裡有名的一個潑皮破落戶兒，南省俗謂作‘辣子’，你只叫他‘鳳辣子’就是了。”黛玉正不知以何稱呼，只見眾姊妹都忙告訴他道：“這是璉嫂子。”黛玉雖不識，也曾聽見母親說過，大舅賈赦之子賈璉，娶的就是二舅母王氏之內侄女，自幼假充男兒教養的，學名王熙鳳。黛玉忙陪笑見禮，以“嫂”呼之。這熙鳳攜著黛玉的手，上下細細打諒了一回，仍送至賈母身邊坐下，因笑道：“天下真有這樣標致的人物，我今兒才算見了！況且這通身的氣派，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孫女兒，竟是個嫡親的孫女，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頭心頭一時不忘。只可憐我這妹妹這樣命苦，怎麼姑媽偏就去世了！”說著，便用帕拭淚。賈母笑道：“我才好了，你來招我。你妹妹遠路才來，身子又弱，也才勸住了，快再休提前話。”這熙鳳聽了，忙轉悲為喜道：“正是呢！我一見了妹妹，一心都在他身上了，又是喜歡，又是傷心，竟忘記了老祖宗。該打，該打！”又忙攜黛玉之手，問：“妹妹幾歲了？可也上過學？現吃什麼藥？在這裡不要想家，想要什麼吃的，什麼玩的，只管告訴我，丫頭老婆們不好了，也只管告訴我。”一面又問婆子們：“林姑娘的行李東西可搬進來了？帶了幾個人來？你們趕早打掃兩間下房，讓他們去歇歇。”

說話時，已擺了茶果上來。熙鳳親為捧茶捧果。又見二舅母問他：“月錢放過了不曾？”熙鳳道：“月錢已放完了。才剛帶著人到後樓上找緞子，找了這半日，也並沒有見昨日太太說的那樣的，想是太太記錯了？”王夫人道：“有沒有，什麼要緊。”因又說道：“該隨手拿出兩個來給你這妹妹去裁衣裳的，等晚上想著叫人再去拿罷，可別忘了。”熙鳳道：“這倒是我先料著了，知道妹妹不過這兩日到，我已預備下了，等太太回去過了目好送來。”王夫人一笑，點頭不語。

當下茶果已撤，賈母命兩個老嫗帶了黛玉去見兩個舅母。時賈赦之妻邢氏忙亦起身，笑回道：“我帶了外甥女過去，倒也便宜。”賈母笑道：“正是呢，你也去罷，不必過來了。”邢夫人答應了一聲“是”，遂帶了黛玉與王夫人作辭，大家送至穿堂前。出了垂花門，早有眾小廝們拉過一輛翠幄青車，邢夫人攜了黛玉，坐在上面，眾婆子們放下車簾，方命小廝們抬起，拉至寬處，方駕上馴騾，亦出了西角門，往東過榮府正門，便入一黑油大門中，至儀門前方下來。眾小廝退出，方打起車簾，邢夫人攬著黛玉的手，進入院中。黛玉度其房屋院宇，必是榮府中花園隔斷過來的。進入三層儀門，果見正房廂廡遊廊，悉皆小巧別緻，不似方才那邊軒峻壯麗，且院中隨處之樹木山石皆在。一時進入正室，早有許多盛妝麗服之姬妾丫鬟迎著，邢夫人讓黛玉坐了，一面命人到外面書房去請賈赦。一時人來回話說：“老爺說了：~連日身上不好，見了姑娘彼此倒傷心，暫且不忍相見。勸姑娘不要傷心想家，跟著老太太和舅母，即同家里一樣。姊妹們雖拙，大家一處伴著，亦可以解些煩悶。或有委屈之處，只管說得，不要外道才是。”黛玉忙站

起來，一一聽了。再坐一刻，便告辭。邢夫人苦留吃過晚餐去，黛玉笑回道：“舅母愛惜賜飯，原不應辭，只是還要過去拜見二舅舅，恐領了賜去不恭，異日再領，未為不可。望舅母容諒。”邢夫人聽說，笑道：“這倒是了。”遂令兩三個嬭嬭用方才的車好生送了姑娘過去，於是黛玉告辭。邢夫人送至儀門前，又囑咐了眾人幾句，眼看著車去了方回來。

一時黛玉進了榮府，下了車。眾嬭嬭引著，便往東轉彎，穿過一個東西的穿堂，向南大廳之後，儀門內大院落，上面五間大正房，兩邊廂房鹿頂耳房鑽山，四通八達，軒昂壯麗，比賈母處不同。黛玉便知這方是正經正內室，一條大甬路，直接出大門的。進入堂屋中，抬頭迎面先看見一個赤金九龍青地大匾，匾上寫著斗大的三個大字，是“榮禧堂”，後有一行小字：“某年月日，書賜榮國公賈源”，又有“萬幾宸翰之寶”。大紫檀雕螭案上，設著三尺來高青綠古銅鼎，懸著待漏隨朝墨龍大畫，一邊是金鑲，一邊是玻璃。地下兩溜十六張楠木交椅，又有一副對聯，乃烏木聯牌，鑲著鑿銀的字跡，道是：

座上珠璣昭日月，堂前黼黻煥煙霞。下面一行小字，道是：“同鄉世教弟勳襲東安郡王穆時拜手書”。

原來王夫人時常居坐宴息，亦不在這正室，只在這正室東邊的三間耳房內。於是老嬭嬭引黛玉進東房門來。臨窗大炕上鋪著猩紅洋毯，正面設著大紅金錢蟒靠背，石青金錢蟒引枕，秋香色金錢蟒大條褥。兩邊設一對梅花式洋漆小几。左邊几上文王鼎匙箸香盒，右邊几上汝窯美人觚——觚內插著時鮮花卉，並茗碗痰盒等物。地下西一溜四張椅上，都搭著銀紅撒花椅搭，底下四副腳踏。椅之兩邊，也有一對高幾，几上茗碗瓶花俱備。其餘陳設，自不必細說。老嬭嬭們讓黛玉炕上坐，炕沿上卻有兩個錦褥對設，黛玉度其位次，便不上炕，只向東邊椅子上坐了。本房內的丫鬟忙捧上茶來。黛玉一面吃茶，一面打諢這些丫鬟們，妝飾衣裙，舉止行動，果亦與別家不同。

茶未吃了，只見一個穿紅綾襖青緞掐牙背心的丫鬟走來笑說道：“太太說，請林姑娘到那邊坐罷。”老嬭嬭聽了，於是又引黛玉出來，到了東廊三間小正房內。正房炕上橫設一張炕桌，桌上磊著書籍茶具，靠東壁面西設著半舊的青緞靠背引枕。王夫人卻坐在西邊下首，亦是半舊的青緞靠背坐褥。見黛玉來了，便往東讓。黛玉心中料定這是賈政之位。因見挨炕一溜三張椅子上，也搭著半舊的彈墨椅袱，黛玉便向椅上坐了。王夫人再四攜他上炕，他方挨王夫人坐了。王夫人因說：“你舅舅今日齋戒去了，再見罷。只是有一句話囑咐你：你三個姊妹倒都極好，以後一處念書認字學針線，或是偶一頑笑，都有盡讓的。但我不放心的最是一件：我有一個孽根禍胎，是家裡的‘混世魔王’，今日因廟裡還願去了，尚未回來，晚間你看見便知了。你只以後不要睬他，你這些姊妹都不敢沾惹他的。”

黛玉亦常聽得母親說過，二舅母生的有個表兄，乃銜玉而誕，頑劣異常，極惡讀書，最喜在內幃廝混，外祖母又極溺愛，無人敢管。今見王夫人如此說，便知說的是這表兄了。因陪笑道：“舅母說的，可是銜玉所生的這位哥哥？在家時亦曾聽見母親常說，這位哥哥比我大一歲，小名就喚寶玉，雖極憨頑，說在姊妹情中極好的。況我來了，自然只和姊妹同處，兄弟們自是別院另室的，豈得去沾惹之理？”王夫人笑道：“你不知道原故：他與別人不同，自幼因老太太疼愛，原系同姊妹們一處嬌養慣了的。若姊妹們有日嗎理他，他倒還安靜些，縱然他沒趣，不過出了二門，背地裡拿著他兩個小嗎兒出氣，咕唧一會子就完了。若這一日姊妹們和他多說一句話，他心裡一樂，便生出多少事來。所以囑咐你別睬他。他嘴里一時甜言蜜語，一時有天無日，一時又瘋瘋傻傻，只休信他。”

黛玉一一的都答應著。只見一個丫鬟來回：“老太太那裡傳晚餐了。”王夫人忙攜黛玉從後房門由後廊往西，出了角門，是一條南北寬夾道。南邊是倒座三間小小的抱廈廳，北邊立著一個粉油大影壁，後有一半大門，小小一所房室。王夫人笑指向黛玉道：“這是你鳳姐姐的屋子，回來你好往這裡找他來，少什麼東西，你只管和他說就是了。”這院門上也有四五個才總角的小廝，都垂手侍立。王夫人遂攜黛玉穿過一個東西穿堂，便是賈母的后院了。於是，進入後房門，已有多人在此伺候，見王夫人來了，方安設桌椅。賈珠之妻李氏捧飯，熙鳳安箸，王夫人進羹。賈母正面榻上獨坐，兩邊四張空椅，熙鳳忙拉了黛玉在左邊第一張椅上坐了，黛玉十分推讓。賈母笑道：“你舅母你嫂子們不在這裡吃飯。你是客，原應如此坐的。”黛玉方告了座，坐了。賈母命王夫人坐了。迎春姊妹三個告了座方上來。迎春便坐右手第一，探春左第二，惜春右第二。旁邊丫鬟執著拂塵，漱盂，巾帕。李，

鳳二人立於案旁布讓。外間伺候之媳婦丫鬟雖多，卻連一聲咳嗽不聞。寂然飯，各有丫鬟用小茶盤捧上茶來。當日林如海教女以惜福養身，雲飯後務待飯粒咽盡，過一時再吃茶，方不傷脾胃。今黛玉見了這裡許多事情不合家中之式，不得不隨的，少不得一一改過來，因而接了茶。早見人又捧過漱盂來，黛玉也照樣漱了口。□手畢，又捧上茶來，這方是吃的茶。賈母便說：“你們去罷，讓我們自在說話兒。”王夫人聽了，忙起身，又說了兩句閒話，方引鳳，李二人去了。賈母因問黛玉念何書。黛玉道：“只剛念了《四書》。”黛玉又問姊妹們讀何書。賈母道：“讀的是什麼書，不過是認得兩個字，不是睜眼的瞎子罷了！”

一語未了，只聽外面一陣腳步響，丫鬟進來笑道：“寶玉來了！”黛玉心中正疑惑著：“這個寶玉，不知是怎生個憊懶人物，懵懂頑童？”——倒不見那蠢物也罷了。心中想著，忽見丫鬟話未報完，已進來了一位年輕的公子：頭上戴著束發嵌寶紫金冠，齊眉勒著二龍搶珠金抹額，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紅箭袖，束著五彩絲攢花結長穗宮絛，外罩石青起花八團倭鍛排穗褂，登著青緞粉底小朝靴。面若中秋之月，色如春曉之花，鬢若刀裁，眉如墨畫，面如桃瓣，目若秋波。雖怒時而若笑，即慙懣而含陰；頂上金螭璽環珞，又有一根五色絲絛，繫著一塊美玉。黛玉一見，便吃一大驚，心下想道：“好生奇怪，倒像在那裡見過一般，何等眼熟到如此！”只見這寶玉向賈母請了安，賈母便命：“去見你娘來。”寶玉即轉身去了。一時回來，再看，已換了冠帶：頭上周圍一轉的短髮，都結成小辮，紅絲結束，共攢至頂中胎發，總一根大辮，黑亮如漆，從頂至梢，一串四顆大珠，用金八寶墜角，身上穿著銀紅撒花半舊大襖，仍舊帶著項圈，寶玉，寄名鎖，護身符等物，下面半露松花撒花綾褲腿，錦邊彈墨襪，厚底大紅鞋。越顯得面如敷粉，唇若施脂，轉盼多情，語言常笑。天然一段風騷，全在眉梢，平生萬種情思，悉堆眼角。看其外貌最是極好，卻難知其底細。後人有《西江月》二詞，批寶玉極恰，其詞曰：

無故尋愁覓恨，有時似傻如狂。縱然生得好皮囊，腹內

原來草莽。潦倒不通世務，愚頑怕讀文章。行為偏僻

性乖張，那管世人誹謗！

富貴不知樂業，貧窮難耐淒涼。可憐辜負好韶光，於國於家無望。天下無能第一，古今不肖無雙。寄言紈

與膏粱：莫效此兒形狀！

賈母因笑道：“外客未見，就脫了衣裳，還不去見你妹妹！”寶玉早已看見多了一個姊妹，便料定是林姑媽之女，忙來作揖。廝見畢歸坐，細看形容，與眾各別：兩鬢似蹙非蹙顰眉，一雙似喜非喜含情目。態生兩顰之愁，嬌襲一身之病。淚光點點，嬌喘微微。閒靜時如姣花照水，行動處似弱柳扶風。心較比干多一竅，病如西子勝三分。寶玉看罷，因笑道：“這個妹妹我曾見過的。”賈母笑道：“可又是胡說，你又何曾見過他？”寶玉笑道：“雖然未曾見過他，然我看著面善，心裡就算是舊相識，今日只作遠別重逢，亦未為不可。”賈母笑道：“更好，更好，若如此，更相和睦了。”寶玉便走近黛玉身邊坐下，又細細打量一番，因問：“妹妹可曾讀書？”黛玉道：“不曾讀，只上了一年學，些須認得幾個字。”寶玉又道：“妹妹尊名是那兩個字？”黛玉便說了名。寶玉又問表字。黛玉道：“無字。”寶玉笑道：“我送妹妹一妙字，莫若‘顰顰’二字極妙。”探春便問何出。寶玉道：“《古今人物通考》上說：‘西方有石名黛，可代畫眉之墨。’況這林妹妹眉尖若蹙，用取這兩個字，豈不兩妙！”探春笑道：“只恐又是你的杜撰。”寶玉笑道：“除《四書》外，杜撰的太多，偏只有我是杜撰不成？”又問黛玉：“可也有玉沒有？”眾人不解其語，黛玉便忖度著因他有玉，故問我有也無，因答道：“我沒有那個。想來那玉是一件罕物，豈能人人有的。”寶玉聽了，登時發作起痴狂病來，摘下那玉，就狠命摔去，罵道：“什麼罕物，連人之高低不擇，還說‘通靈’不‘通靈’呢！我也不管這勞什子了！”嚇的眾人一擁爭去拾玉。賈母急的攔了寶玉道：“孽障！你生氣，要打罵人容易，何苦摔那命根子！”寶玉滿面淚痕泣道：“家裡姐姐妹妹都沒有，單我有，我說沒趣，如今來了這一個神仙似的妹妹也沒有，可知這不是個好東西。”賈母忙哄他道：“你這妹妹原有這個來的，因你姑媽去世時，捨不得你妹妹，無法處，遂將他的玉帶了去了：一則全殉葬之禮，盡你妹妹之孝心，二則你姑媽之靈，亦可權作見了女兒之意。因此他只說沒有這個，不便自己誇張之意。你如今怎比得他？還不好生慎重帶上，仔細你娘知道了。”說著，便向丫鬟手中接來，親與他帶上。寶玉聽如此說，想一想大有情理，也就不生

別論了。

當下，奶娘來請問黛玉之房舍。賈母說：“今將寶玉挪出來，同我在套間暖閣兒裡，把你林姑娘暫安置碧紗櫥里。等過了殘冬，春天再與他們收拾房屋，另作一番安置罷。”寶玉道：“好祖宗，我就在碧紗櫥外的床上很妥當，何必又出來鬧的老祖宗不得安靜。”賈母想了一想說：“也罷了。”每人一個奶娘並一個丫頭照管，余者在外間上夜聽喚。一面早有熙鳳命人送了一頂藕合色花帳，並幾件錦被緞褥之類。

黛玉只帶了兩個人來：一個是自幼奶娘王嬭嬭，一個是十歲的小丫頭，亦是自幼隨身的，名喚作雪雁。賈母見雪雁甚小，一團孩氣，王嬭嬭又極老，料黛玉皆不遂心省力的，便將自己身邊的一個二等丫頭，名喚鸚哥者與了黛玉。外亦如迎春等例，每人除自幼乳母外，另有四個教引嬭嬭，除貼身掌管釵釧口沐兩個丫鬟外，另有五六個灑掃房屋來往使役的小丫鬟。當下，王嬭嬭與鸚哥陪侍黛玉在碧紗櫥內。寶玉之乳母李嬭嬭，並大丫鬟名喚襲人者，陪侍在外面大床上。

原來這襲人亦是賈母之婢，本名珍珠。賈母因溺愛寶玉，生恐寶玉之婢無竭力盡忠之人，素喜襲人心地純良，克盡職任，遂與了寶玉。寶玉因知他本姓花，又曾見舊人詩句上有“花氣襲人”之句，遂回明賈母，更名襲人。這襲人亦有些痴處：伏侍賈母時，心中眼中只有一個賈母，如今服侍寶玉，心中眼中又只有一個寶玉。只因寶玉性情乖僻，每每規諫寶玉，心中著實憂鬱。

是晚，寶玉李嬭嬭已睡了，他見裡面黛玉和鸚哥猶未安息，他自卸了妝，悄悄進來，笑問：“姑娘怎麼還不安息？”黛玉忙讓：“姐姐請坐。”襲人在床沿上坐了。鸚哥笑道：“林姑娘正在這裡傷心，自己淌眼抹淚的說：‘今才來，就惹出你家哥兒的狂病，倘或摔壞了那玉，豈不是因我之過！’因此便傷心，我好容易勸好了”。襲人道：“姑娘快休如此，將來只怕比這個更奇怪的笑話兒還有呢！若為他這種行止，你多心傷感，只怕你傷感不了呢。快別多心！”黛玉道：“姐姐們說的，我記著就是了。究竟那玉不知是怎麼個來歷？上面還有字跡？”襲人道：“連一家子也不知來歷，上頭還有現成的眼兒，聽得說，落草時是從他口裡掏出來的。等我拿來你看便知。”黛玉忙止道：“罷了，此刻夜深，明日再看也不遲。”大家又敘了一回，方才安歇。

次日起來，省過賈母，因往王夫人處來，正值王夫人與熙鳳在一處拆金陵來的書信看，又有王夫人之兄嫂處遣了兩個媳婦來說話的。黛玉雖不知原委，探春等卻都曉得是議論金陵城中所居的薛家姨母之子姨表兄薛蟠，倚財仗勢，打死人命，現在應天府案下審理。如今母舅王子騰得了資訊，故遣他家內的人來告訴這邊，意欲喚取進京之